

“床三”来自“禅”母证

丁治民 李惠超

【摘要】《归三十字母例》已显示床三、禅二纽的关系；重读文献，对床三、禅二母的发音方法提出新证；在笺注本《切韵》、两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万象名义》、《字镜》中发现床三、禅二母关系五十三例，即床三归禅。再兼论喻四与定及禅、床三之关系与禅母的读音问题。

【关键词】《归三十字母例》；船；禅；发音方法；床三归禅

【作者简介】丁治民，男，江苏东台人，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语史教学与研究，E-mail: suzhouzhimin@163.com；李惠超，男，浙江乐清人，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语音史研究（上海200444）。

【原文出处】《古汉语研究》（长沙），2022.1.51~5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316）与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研究专项（19VJX126）。

一、《归三十字母例》“禅”母已透露“床三”“禅”二纽的关系

字母之学的正式产生是在唐代。敦煌发现的唐代《归三十字母例》和守温韵学残卷三十字母就是最好的证明。宋代又出现了三十六字母，郑樵《通志·艺文略》和王应麟《玉海》均著录了三十六字母图。与三十字母相比，三十六字母增加非、敷、奉、微、娘、床。非、敷、奉、微、娘五母分别来源于同部位的帮、滂、並、明、泥五母，这是共识。这还可以从《归三十字母例》中得到证明：“不边逋宾夫”，不（帮）母下隶以四字，表明该四字均为帮母，而《广韵》：“边逋宾”为帮母、“夫”为非母；“芳偏铺缤敷”，芳（滂，《广韵》为敷母）母下隶以四字，表明该四字均为滂母，而《广韵》：“偏铺缤”为滂母、“敷”为敷母；“並便蒲频苻”，並母下隶以四字，表明该四字均为並母，而《广韵》：“便蒲频”为並母、“苻”为奉母；“明绵摸民无”，明母下隶以四字，表明该四字均为明母，而《广韵》：“绵摸民”为明母、“无”为微母；“泥宁囊年拈”，泥母下隶以四字，表明该四字均为泥母，而《广韵》：“宁囊年拈”均为泥母。因为四字分别为一、四等，无二、三两等字。那床母来自于何母呢？按其他五母的来源看，床母应当来自于同部位的禅母。在切韵图中，床母为正齿音三等浊音，正齿音三等浊音中还有一母，即禅母。且《归三十字母例》的禅母：“禅乘常神谏”，禅母下隶以四字，表明该四字均为禅母，而《广韵》：“常谏”为禅母、“乘神”为船母（床三）。《归三十字母例》已透露出船母（床三）与禅母关系的一点端倪，即中古船母（床三）与禅母合二为一，中古船母（床三）是来自于禅母的。学术界对“非、敷、奉、微、娘”分别来源于同部位的“帮、滂、並、明、泥”已有定论，即“古无轻唇音”“娘日归泥”说。（钱大昕2011；章太炎2014）而对床三是来源于禅母的现象尚无明确的论述。

二、“床三”为浊擦音、“禅”为浊塞擦音新证

宋代切韵图《韵镜》《七音略》的结构均表明床母为齿音浊塞擦音，与清塞擦音照、穿相对应，而禅母为齿音浊擦音，与清擦音审母相对应。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现代音韵学界有很多学者就是依据这一观点对二纽作如是构拟的（床指正齿音三等的船母），如高本汉（1940）、董同龢（1948）、李荣（1956）、王力（1958）、李方桂（1973）、丁邦新（2015）等。但陆志韦在1947年就明确提出与此相反的观点，即禅为浊塞擦音，而床为浊擦音，陆志韦所用材料为佛典译音。陆志韦的这个发现后来在俞敏（1999）那儿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蒲立本（1962）、邵荣

芬(1982)两位也持有相同的意见。潘悟云(2000)指出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还残存着船禅的一些区别,如北京话中平声禅母大多读清塞擦音,船母大多读清擦音。前者的例外仅“谁、时、殊、韶”几个字,后者常用字中只有“唇、乘、船”三字读清塞擦音;仄声船母全读擦音,禅母虽然大多数读擦音,但一些常用字如“植、殖”还保留塞擦音的读法。聂鸿音(2014)又利用佛典译音对此又提出补议。现把各家的构拟开列于下:

字母名称	船	禅
高本汉	dz'	z
李方桂	dz	z
董同龢	ɟ'	ʒ
李 荣	ɟ	ʒ
王 力	ɟ'	ʒ
丁邦新	ɟ	ʒ
陆志韦	ʒ	ɟ
俞 敏	ʒ	ɟ
邵荣芬	ʒ	ɟ
蒲立本	z	dz
周法高	z	dz
郑张尚芳	ʒ	ɟ
潘悟云	ʒ	ɟ

从上表可以看出,高本汉到丁邦新均认为船为浊塞擦音、禅为浊擦音,陆志韦到潘悟云都认为船为浊擦音、禅为浊塞擦音。两方人员旗鼓相当,前者深受韵图的影响,后者主要依据的是佛典译音。韵图不见得完全正确,佛典译音证据更为直观。我们利用对汉语传世文献的解读再为这种观点增添一点佐证。

早在1941年,周祖谟著《禅母古读考》。周所用材料为文字谐声和经籍异文,周指出禅母古读与定母之关系最密。既然禅母古读与定母之关系密切,但禅母为齿音,定母为舌音,从发音部位的角度看,二者关系应不密切,那只能是发音方法相近;定母为塞音,那么禅母的发音方法也应为塞音。而船母与中古的半元音以母比较近^①。船母有许多以母异读例,如“贖,实证切,又弋证切”“射,神夜切,又羊谢切”“蛇,食遮切,又弋支切”“嚙,食聿切,又余律切”;禅母与以母互读例就很少。周所说的禅母古读是指上古音的读法。禅母从上古到中古的塞音不可能直接就变为擦音,因为通常的音变路径为塞音>塞擦音>擦音,所以演变为塞擦音应较为合理。

《守温韵学残卷》中正齿音为审穿禅照四个字母。在切韵图《韵镜》中照为不送气清塞擦音,穿为送气清塞擦音,审为清擦音。古汉语中无论塞音还是塞擦音,每一组都有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不送气浊音的三元对立而可以无同部位的擦音,但不会有同部位不送气清音、送气清音和浊擦音的三元对立。因此,禅当为浊塞擦音,而不是浊擦音。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钱、贱”为从纽,“涎、羨”为邪纽;“石、是”为禅纽,“射、舐”为船(床三)纽。这句话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用从纽读邪纽、用禅纽读船(床三)纽;二、把从纽读成邪纽、把禅纽读成船(床三)纽。按照第一种解释,南方人没有邪纽,邪纽读成从纽,即涎、羨分别读为钱、贱;也没有船纽(床三),船(床三)纽读成禅纽,即射、舐分别读为石、是;按照第二种解释,南方人没有从纽,从纽读成邪纽,即钱、贱分别读为涎、羨;也没有禅纽,禅纽读成船(床三)纽,即石、是分别读为射、舐。这究竟孰是孰非,我们认为第一种解释更为合理。因为“以A为B”可以理解为用A读B,也就是说B与A是不分的,都读为A。“以”就是“用”,“为”即为“作”,用A作B,就是拿A的音读B。且我们发现一条第一种解释是合理的证据。《毛诗音义》:“寘、填、尘,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尘。郑云:‘古声

同。’案陈完奔齐，以国为氏，而《史记》谓之田氏。是古田、陈声同。”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周安王列为诸侯，姜姓吕氏齐国为田氏取代，田和正式称侯，仍沿用齐国名号，世称“田齐”，成为战国七雄之一。陈完原姓陈，后改姓为田，即田完。“以国为氏”者，即以国名作为姓氏，国名就是姓氏名，先有国名后有姓氏，绝不能相反。可以说《毛诗音义》案语“以国为氏”对“以……为……”句式的解释提供了确诂例证。又《毛诗音义》：“羨，钱(从)面反。”而《广韵》：“羨，似(邪)面反。”《周易音义》《尚书音义》：“讼，才(从)用反。”而《广韵》：“讼，似(邪)用切。”邪母用从母读之，亦即以从为邪之例。《尔雅音义》：“唇，音纯。”而《广韵》：“唇，食(船)伦切；纯，常(禅)伦切。”《尚书音义》“绳，市陵反。”而《广韵》：“绳，食(船)陵切；市，时(禅)止切。”船母用禅母读之，亦即以禅为船之例。《经典释文》中这类例证为“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作了的最直观的诠释。此例甚多，不赘。

不管是哪一种解释，但可以确定的是与“钱”平行的应是“石”，与“贱”平行的应是“是”；与“涎”平行的应是“射”，与“羨”平行的应是“舐”，即与“从”平行的应是“禅”，与“邪”平行的应是“船(床三)”。也就是说“从禅”与“邪船(床三)”各自二者关系是平行的，而与《韵镜》等切韵图所显示的“从船(床三)”与“邪禅”各自二者关系也是平行中的“船(床三)”“禅”的位置正好相反。从颜之推所说的内容可以看出邪与船(床三)、从与禅二者的发音部位是不同的，但发音方法应是相同的。邪为擦音、从为塞擦音在韵图中是确定的，学术界对此亦无异议；那么船(床三)当为擦音、禅当为塞擦音应是可以推定的。

按照北方人或标准语的读法从邪、船(床三)禅要分立。南方人用浊塞擦音读浊擦音，也可以说浊擦音与浊塞擦音合二为一，浊擦音是从浊塞擦音中分化而来的，即船(床三)组来自于禅纽。众多学者分别对《经典释文》、原本《玉篇》、《一切经音义》、《史记索引》、《晋书音义》等字书、音义书的反切进行研究，主要讨论船(床三)、禅的分合，尚未涉及二者的关系问题。

禅母在吴语、闽语中白读为塞擦音亦与之对应。

吴语文白异读用“/”隔开，读塞擦音(或“/”前)的是白读，读擦音(或“/”后)的是文读。有的字只有一读，根据文白异读系统性差异也可鉴定是白读或文读。

	是	树	上(动词)	舌	石	熟
开化	dzic ⁸ /z ⁶	dziu ⁶ /zy ⁶	dziaŋ ⁴	dzia ⁸	dzic ⁸ /zie ⁸	dzyo ⁸ /zyo ⁸
江山	dzi ⁴ /z ²	dziu ⁶ /zye ⁶	ziã ⁴	dzie ⁸	zia ⁸	dzyo ⁸ /zio ⁸
丽水	dzi ² /z ²	zy ⁶	dziã ⁶	dzie ⁸	zi ⁸	ziu ⁸
庆元	cie ⁴	tciu ⁶ /cye ⁶	tciã ⁶	tcie ⁸	ci ⁸	ciu ⁸
汤溪	dzi ⁴ /z ⁴	dziɔu ⁶ /zy ⁶	zio ⁴	dzie ⁴	za ⁴	zio ⁴

“是”“树”“上”“石”“熟”均为禅母字，读塞擦音，特别要指出的是“舌”为船母字，读的也是塞擦音，而且只有白读塞擦音一读。

闽语禅母白读均读塞擦音，仅列举“树”“石”二字。

	树	石
石陂	t ^h iu ⁶	tci ^o ¹
建瓯	ts ^h iu ⁶	tsio ⁶
松溪	ts ^h iu ⁶	tsio ⁶
崇安	t ^h iu ⁶	tci ^o ⁸
厦门	ts ^h iu ⁶	tsio ⁸
福州	ts ^h ieu ⁵	su ^o ⁸

三、“床三归禅”例证

我们在两种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敦煌本王韵与宋跋本王韵)中发现一则船纽是从禅纽分化出来的直接例证。

宋跋本王韵·八语:杵昌与反。搗杵臼。九。处在所。又昌虑反。贮棺衣。亦作幃。褚褰衣。杼知。杼智。杼幡,载盛米。亦作貯。杼棚。又时渚反。杼衣。

敦煌本王韵·八语:杵昌与反。爻。二。处居所。或作机。通俗作屨。贮丁吕反,居,七。杼棺衣。□□□。杼知。杼知。杼幡,载盛米。亦作貯。杼棚。又时渚反。杼衣。

杼、杼两字字形不同,又音和训释相同。杼、杼二字均为形声字,分别从宁、予得声。宁、予上古均属鱼部,中古均为语韵。杼、杼可能为异体。

宋跋本王韵昌与反为十字,所夺当为“杼”字,《广韵》:“贮,居也。积也。丁吕反。杼,棺衣。”宋跋本王韵“贮,棺衣,亦作幃”是把“贮”“杼”合二为一,即取“贮”形与“杼”义。敦煌本将其分立,是。敦煌本王韵昌与反与丁吕反两纽也应为十字,所夺当为“褚”字。宋跋本王韵将昌与反与丁吕反合二为一,敦煌本王韵将两纽分立,敦煌本是。

笺注本切韵·八语:野田。俗作。署与反。又与者反。一。纾缓。神与反。又式余反。二。杼《庄子》:“狙公赋杼。”

宋跋本王韵·八语:墅署与反。田。又与者反。二。纾《庄子》云:“狙公赋杼。”

敦煌本王韵·八语:野署与反。田。又与者反。一。纾神与反。又式余反。缓。二。杼《庄子》:“狙公赋杼。”

字形、训释与反切,笺注本切韵与敦煌本王韵同。宋跋本王韵署与反也应为三字,把“纾”“杼”合二为一,即取“纾”形与“杼”义。《广韵》:“墅,承(禅)与切;纾,缓也。神(船)与切。又音舒……杼,橡也。”宋跋本王韵禅、床二纽不分,神与反与署与反合二为一,笺注本《切韵》、敦煌本王韵将二者均分立,笺注本《切韵》、敦煌本王韵是。

宋跋本王韵床禅二纽是不分的,杼(杼)的又音时渚反与正切音署与反相合,时、署均为禅纽、渚、与均为语韵。但这种不分应是宋跋本王韵的失误,因为笺注本《切韵》成书时间早于宋跋本王韵,而在笺注本《切韵》正切中船(床三)、禅二纽已分立;敦煌本王韵同,也将床禅二纽分立。既然敦煌本王韵“杼”的正音船(床三)、禅二纽已分立,那么“杼”的又音时渚反与正切音神与反反应相同,但实不合,时为禅纽,而神为船(床三)纽,即敦煌本王韵的又音的切上字未能与正音的切上字相统一,因此,敦煌本王韵的“杼”字的又音也是一种失误。两部王韵为何出现同样的失误,这可能在两部王韵的抄者或作者的眼中床禅已不分了,是时音的流露。“杼”,宋跋本王韵反切为署与反,而笺注本《切韵》、敦煌本王韵的反切为神与反。由此可见,敦煌本王韵神与反是从署与反分化而来。周祖谟(1983)对敦煌本、宋跋本二者之关系总体评价为“内容也大同小异,当是同一种书的不同传本”。我们认为敦煌本王韵当为宋跋本王韵的增修本。(丁治民,2017)从同一部书中正切与又音不一致、从三部书中一部为一纽、另两部为两纽这两方面均可以看出船(床三)、禅二纽的关系,即船(床三)纽是从禅纽分化而来。我们从宋跋本王韵、敦煌本王韵的失误中可以看出船纽是如何从禅纽分化而来的蛛丝马迹。

李新魁(1979)指出隋唐时期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船(床三)、禅是混而不分。作于《切韵》前几十年的《玉

篇》，其反切系统中船(床三)禅是没有分别的。《宋本玉篇》是经过唐孙强的增字与宋陈彭年、邱雍、吴锐等的重修，原面目已不可复见。但日本僧人空海所撰《万象名义》与昌住所撰《新撰字镜》仍保存原本《玉篇》的反切系统。在两书反切中，被切字，《广韵》为船(床三)纽的，均用禅纽字做其反切上字。现开列于下：

《万象名义》：

被切字	神	頤	脣	蔘	漚	船
反切	视仁反	视均反	视均反	时均反	时均反	时专反
被切字声纽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切上字声纽	禅	禅	禅	禅	禅	禅
备注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媵	艦	慳	誦	鞞	澗	湏
视陵反	时升反	视陵反	视陵反	时升反	视陵反	时升反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禅	禅	禅	禅	禅	禅	禅
以禅切船						

繩	乘	盾	楯	葦	謁	溢
视升反	是升反	殊尹反	时允反	视枕反	视尔反	时志反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禅	禅	禅	禅	禅	禅	禅
以禅切船						

示	蒔	蛇	賁	賾	舌	述
时志反	乘异反	时遮反	时夜反	时烛反	视列反	视聿反
船	禅	船	船	船	船	船
禅	船	禅	禅	禅	禅	禅
以禅切船	以船切禅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術	术	秫	鉢	沐	蟪
时橘反	时聿反	时律反	时聿反	时聿反	时律反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禅	禅	禅	禅	禅	禅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实	麤	射	𦏧	食
时质反	视亦反	时柘反	时益反	是力反
船	船	船	船	船
禅	禅	禅	禅	禅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万象名义》船禅相混共38例，其中以禅切船共37例，以船切禅1例。“頤、脣、蔘、漚”在《集韵》中是同一纽字，为船纽；在《名义》中有两个反切上字，“视”与“时”，均为禅纽字。“媵、艦、慳、誦、鞞、澗、湏、繩、乘”在《集韵》

中是同一纽字,为船纽;在《名义》中有三个反切上字,“视”“时”与“是”,均为禅纽字。“盾”“楯”在《集韵》中是同一纽字,为船纽;在《名义》中有两个反切上字,“殊”与“时”,均为禅纽字。“術、术、秫、鉢、沐、蟪”在《集韵》中是同一纽字,为船纽;在《名义》中有两个反切上字,“视”与“时”,均为禅纽字。从中可以看出船禅在《名义》中是不分的,船纽是来自于禅纽。

《新撰字镜》:

被切字	神	譟	乘	滕	狔
反切	视仁反	视陵反	是升反	视陵反	氏尔反
被切字声纽	船	船	船	船	船
切上字声纽	禅	禅	禅	禅	禅
备注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葺	顺	贯	实	述	术
时沈反	十润反	时夜反	上七反	视聿反	时聿反
船	船	船	船	船	船
禅	禅	禅	禅	禅	禅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秫	蟪	射	食
时律反	时律反	时柘反	是力反
船	船	船	船
禅	禅	禅	禅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以禅切船

《新撰字镜》船禅相混共15例,其中以禅切船共15例。“譟、乘、滕”在《集韵》中是同一纽字,为船纽;在《字镜》中有两个反切上字,“视”与“是”,均为禅纽字。“述、术、蟪、秫”在《集韵》中是同一纽字,为船纽;在《字镜》中有两个反切上字,“视”“时”,均为禅纽字。从中可以看出船禅在《字镜》中是不分的,船纽是来自于禅纽。

52条反切计40字,40字的切上字“视、时、是、十、上、殊、氏”均为《广韵》禅纽,而被切字均为《广韵》船(床三)纽。此类例证在《经典释文》中有更多。不同时代字书、韵书被切字同、而切上字的不同间接地说明了船(床三)纽是来自于禅纽。

在八世纪以前梵汉对音中,梵语的j或jh基本上是用汉语禅母来对,没有一个是船母字。(邵荣芬2008)梵文j或jh相当于汉语的舌面前或舌叶浊塞擦音。梵汉对音、《万象名义》、《新撰字镜》、《经典释文》的反切与《归三十字母例》反映的是同一个问题。

船(床三)纽是从禅纽中分化而来,四书的反切例证虽仅有五十三例。船(床三)、禅二纽的关系按其他五纽的说法,是否可名为“床三归禅”?

“非、敷、奉、微、娘”是从同部位的母纽分化而来,它们分化的条件是因为它们的等不同于母纽的等。床三与禅同为三等,它们的分化条件又是什么?这从现代汉语方音的演变可以得到一点启示:浊塞擦音变为浊擦音,是弱化。这一现象在汉语方言中常见,而浊擦音变为浊塞擦音的现象尚未见到。共时现象是历时演变的反映。

四、“床三”与“喻四”的密切关系及“禅”纽的读音问题试释

“喻四归定”虽是曾运乾的发明,但董同龢(2001)在高本汉利用谐声研究上古声母的基础上,将喻四与其他声母互谐情况分为三类:与舌尖音或舌面音、与舌根音、与舌尖音同时与舌根音谐,最后的结论为喻四与其他声的谐声关系非常复杂。不仅如此,喻四与床三关系(异读)也同样密切。周祖谟(1941)指出在上古禅母古读与定母之关系最密,关系最密不是完全相同,可能是很近;曾运乾提出“喻四归定”的论点。如果上述可以成立的

话,那么这一现象就会得到一定的解释。禅与床三的产生不是在同一时间平面,禅在前,床三在后,中古的床三来自上古的禅,上古的禅与定关系密切,那么中古的床三(即上古禅演变为中古床三的那部分字)与定的关系应同样密切;既然“喻四归定”,那么床三与喻四的密切关系就冰释涣然了。

禅母的读音,学术界有两种读法:一是 shàn,一是 chán,读 shàn 的好像要多一些。在绝大多数通论书、教科书、专门性论著中只见其字形,至于怎么称说,只有很少的书为其注音,往往多承于师说。如果我们的论述禅为浊塞擦音、床三(船)为浊擦音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禅的今音当为 chán,而不是 shàn。为何今音读 shàn 的要多一些?是因为《广韵》禅字有两切:平声仙韵市连切(音 chán)、去声线韵时战切(音 shàn),而船字只有一切:平声仙韵食川切(音 chuán)。如果两纽均读塞擦音,就不能区分二纽声母的不同,那就只能牺牲禅纽,让其读擦音,即 shàn。北京话中平声船母大多读清擦音,“船”字读清塞擦音 chuán 是个例外,例外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初稿承蒙黎新第、蒋冀骋、黄笑山、杨军、刘晓南五位先生赐正,特致谢悃。

注释:

①海南闽语琼海话有很多以母字拼细音韵母就读成 z,如以 zi¹、用 zio¹、余 zi²、游 ziou²。z 和 j 的交替在语音演变中很常见。

参考文献:

- [1]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1989《汉语方音字汇》,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2]曹志耘 2002《南部吴语语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3]曹志耘 2003《吴语处衢方言研究》,东京:好文出版社。
- [4]曹志耘 2016《吴语婺州方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5]丁邦新 2015《音韵学讲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6]丁治民 2017《敦煌本王韵为宋跋本王韵增修本考》,《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九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7]董同龢 2001《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
- [8]何九盈 2000《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 [9]金理新 1998《再论喻母古读考》,《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 [10]开化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8《开化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11]李葆嘉 1992《论清代上古声纽研究》,《语言研究》第2期。
- [12]李如龙 2001《福建县市方言志12种》,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13]李新魁 1979《论〈切韵〉系统中床禅的分合》,《中山大学学报》第1期。
- [14]陆德明 1985《经典释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5]鲁国尧 2011《四声、三十六字母、〈广韵〉韵目今读表》,《古汉语研究》第3期。
- [16]聂鸿音 2014《床禅二母佛典译音补议》,《语文研究》第2期。
- [17]潘悟云 2000《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8]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 2011《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 [19]乔永 2007《黄侃古本声十九纽研究》,《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四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秋谷裕幸 2004《福建石陂方言音系》,《方言》第1期。
- [21]武夷山市志编纂委员会 1994《武夷山市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22]松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1994《松溪县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23]俞敏 1999《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俞敏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
- [24]曾运乾 2011《音韵学讲义》,北京:中华书局。
- [25]章太炎 2014《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6]张涌泉 2008《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北京:中华书局。
- [27]郑林啸 2007《〈篆隶万象名义〉声系研究》,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 [28]周祖谟 2004《禅母古读考》,《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 [29]周祖谟 2004《王仁昫切韵著作释疑》,《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 [30]周祖谟 2005《唐五代韵书集存》,北京:中华书局。